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
安徽大学出版社

赵焰 张扬 著

# 徽州

赵焰  
第三只眼看徽州

徽州老建筑

赵焰

第三只眼看徽州

# 徽州

老建筑

赵焰

张扬

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徽州老建筑/赵焰,张扬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1.5  
ISBN 978 - 7 - 5664 - 0082 - 6

I. ①徽… II. ①赵… ②张… III. ①古建筑—介绍—  
徽州地区 IV. ①K928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4507 号

徽州老建筑

赵焰 张扬 著

---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安徽大学出版社  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)  
www.bnupg.com.cn  
www.ahupress.com.cn

印 刷: 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52mm×228mm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 元

ISBN 978 - 7 - 5664 - 0082 - 6

---

责任编辑:马晓波 策划统筹:朱丽琴 装帧设计:知耕书房<sup>0371-65715105</sup>  
刘运来+王莉娟  
责任校对:刘晓颖 责任印制:韩琳 图片摄影:张东俊 杨一平 张扬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0551-5106311

外埠邮购电话:0551-5107716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0551-5106311

○○

一生痴绝处  
无梦到徽州

# 总序

## 苍白的乡愁

### 一幅图

在我的印象里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，静穆无声，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。

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：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永远是慈眉善目的；而外婆呢，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，只要一开口，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。平日里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，一有空闲，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。

老了，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。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，无非家庭，无非生计；而外公呢？这个十来岁就开始“下新安”，后来又壮志未酬的“老徽商”，对于自己的人生，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？或者，有着对宿命的怀疑？——总而言之，他们应该是在反刍吧，人与牛一样，在很多时候，是需要反刍的。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，无需再做的时候，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，反刍岁月，内心忧伤。

## 一物件

20世纪70年代，外公、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。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元，很漂亮，沿着边猛一吹气，侧耳聆听，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。后来，银元不见了，拿去换钱了，一枚银元，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。我能得到的，只是一些铜板。铜板很漂亮，上面有一些字，“光绪”、“咸丰”什么的。铜板是我们用来“打币”的：把一分、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，用铜板去打，打下来的，就归自己了。铜板是无孔的，铜钱则是有孔的。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，在一些角落和路边，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。铜钱，就像历史的弃儿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。有一天，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，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。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，他对舅舅说：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，让他放蛐蛐。于是，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，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！有的是陶砂制的，有的是青石刻的，看得出，是有些岁月的了。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：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，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，因为小，根本就不能放蟋蟀，一放进去，就跳出来了。但我喜欢这只罐子，它小巧、精致、漂亮，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，身着明代官袍，线条流畅；罐底下，有着篆刻印，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。

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，放在我的柜子里。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，盖子落在地上，打碎了，随后又用胶水粘上，算是破相了。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，我会突然想：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？它比外公的年纪大，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。这个罐子那样精致，那样漂亮，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？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？物还在，人已去。两厢渺渺，物我两忘。

人真苦，童年如白纸，命终复空旷。我们生而支离破碎，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，来修修补补。

## 一本书

如果说“心想事成”的确有的话，那么，我与《歙事闲谭》这本书的结缘，还真是心想事成。

2004年左右，正是我对于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，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的资料，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《歙事闲谭》，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。那一天，我们去了徽州，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，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，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《歙事闲谭》——这样的感觉，不是“心想事成”，又是什么？

《歙事闲谭》其实就是怀旧。怀旧的心思，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，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：清洁、专注、端庄、认真、静美、自然和真实。那些不怀旧的人，总是显得肆无忌惮、无所畏惧。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，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。在《歙县闲谭·自序》中，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：“垂老观书，苦难记忆，因消闲披吾县载籍，偶事副墨，以备遗忘。”他所说的“以备遗忘”，不是针对个人，更像是对未来的。也因此，这本书更像是回忆，是一个老人对于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。眼中大美者，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。

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“六味真火”。当老徽州注定逝去，新的世界携着锋利、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，也许，最佳的选择，就是躲进书斋，用一种温润的回忆，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。

回忆，是怀念，是留存，更是确立一种根基。许承尧的用意，我想就在于此。

## 一段话

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，会不由自主地眩晕，像跌

入空濛，飘荡于云雾之中——从2000年开始，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，比如2004年的《思想徽州》，2006年的《千年徽州梦》，2007年的《行走新安江》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《发现徽州建筑》（与张扬合作）；然后，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，在2010年写作了《老徽州》。写这些书的初衷，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，撞击一下徽州，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。这样的感觉，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，以吃奶的气力，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——然后喘着粗气，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——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些书出版之后，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，不时地，会听到一些肯定，引发一些共鸣。有点小得意的同时，也会让我诚惶诚恐、羞赧生怯。

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，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。沉静的包装风格，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；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，这是一种很好的“小团圆”。

徽州就是一个人、一幅图、一物件、一本书、一杯茶、一朵花……当安静地看，用心地品，用思想去解剖，用体温去摩挲，用禅意去赏玩，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，带着他们的人、事以及心思时，一个人，如果能独守空灵，借助于某种神明，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，就该是一种幸事吧？这样的感觉，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，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。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。

徽州从未消逝，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。

龙火苗

2011年3月

## 楔子

在世界瞩目的上海世博会上，主题为“徽文化让生活更多彩——无徽不成镇”的安徽馆，受到了中外游客的青睐。远远望去，安徽馆就像一座典型的明清时代徽州民居建筑。马头墙、小青瓦，朴素淡然，却不失大气、精细。缓步而入，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幽静的徽派天井，天井中央摆着一个古朴的石鼓，四周则铺陈有“荷花”和“螃蟹”的画面，寓意“和谐”；四个徽州民居中常见的“防火水缸”，呈“田”字状，环绕分布在天井四周。可以说，由外及内，安徽馆充分运用传统徽州建筑元素，并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，向世人生动地展示了安徽地域文化特色和城市发展理念。

徽州建筑与徽州这方水土是紧密相连的。我们通过对徽州建筑的梳理、解读，或可管窥博大精深的徽州。

地域似乎是有灵魂的。位于安徽省南部的徽州，是一个极具魅力的“场”，在人文意义上的洗礼之前，经历了最初的漫漫的混沌、莽荒期，然后于电光火石、风云际会中，得以造化成型，成为人类生息绵延的一个重要地域。这里富有自然资源和人文底蕴，北有名甲天下的黄山，南有绵延伸展的天目山，还坐落有我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，群山环绕中，秀美的新安江穿流而下，峰

峦叠翠，村落绵延，如诗如画。历史上，徽州长期领有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、绩溪以及婺源六县。安徽省名就是清初由安庆、徽州两府名的首字合成的。现在，作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徽州已不存在了，但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圈的概念，它不仅包含着过去的“一府六县”，还包含着徽州文化所辐射而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些地方。

地气淤积着、暗涌着，寻找着一个个风口、水口，然后喷薄而出。千百年来，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走出了灿若繁星的历史文化名人，诞生了光彩夺目的徽州建筑、新安理学、新安画派、新安医学、徽州戏曲等，徽州人在众多领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，徽州也因此有“东南邹鲁”、“文化之邦”的誉称。其中，徽州建筑是徽州的一大标志，至今这里还保存着数量惊人的古建筑，蔚然壮观：民居精致，祠堂高矗，牌坊肃穆，庙宇恢宏，宝塔摩天，古桥精巧，楼阁玲珑……在经历了许多人为破坏和岁月打磨后，幸存的徽州古建筑淡定地矗立着，展现的是惊心动魄的沧桑和精神意蕴的恒久。鳞次栉比的徽州建筑，犹如层层叠叠的藏经洞，隐藏了数不清的秘密和宝物，它们需要打扫、清理和保护，进而是重新的评估和发现。

徽州建筑主要流布于古徽州的“一府六县”，在其周边的一些地方，如现在的黄山市黄山区、宣城市的旌德县，池州市的石台县等，也有着大量的徽州建筑。另外，附近的泾县、青阳等地的建筑，也受徽州建筑之风吹拂。如今留存下来的徽州建筑，大多是明清时期的，相对而言，在装饰上，明代的古建筑崇尚简洁明快，而清代的讲究精细繁复。古老的徽州建筑，不仅具有实用功能、旅游开发价值，还具有历史、文化、科技研究价值，以及审美和收藏价值。“白云芳草疑无路，流水桃花别有天”，岁月流逝无声，或许当初的徽州人自己也没想到，他们构建的安身立命之所，他们代代生养的温柔故乡，竟成了今天无数人寻寻觅觅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与建筑标本。

对于徽州建筑，对于徽州的一切一切，只有从最根本意义上达到理解，才能做到胸有成竹、不慌不忙，也才不会负重而行。从今天来看，处在万山环抱中的徽州，盛产良材巨木，同时外出谋生的徽商积攒起了巨额财富，这些是徽州建筑大量兴建的物质基础。还乡的徽商在大兴土木时，一面引进了很多外地建筑人才，一面也培养起了徽州大批的能工巧匠。另外，南宋迁都临安以后，东南地域的文化相对发达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徽州建筑创造了较好的文化环境。正是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加之徽州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、独特的审美品味、精细的做事习惯，徽州建筑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、特色。

如果说建筑是灼灼花朵的话，那么地理、人文则是其充分汲养的土壤。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一种成熟的建筑流派，徽州建筑是徽州人的智慧之果，是徽州社会、文化乃至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。徽州建筑是徽文化的重要标志，也是徽州的精气神所在，它们与山川、河流、田地、道路等融合在一起，构成了徽州整体上的优美、和谐景象。

## 目录 | Contents

总序 | 苍白的乡愁 / 001

楔子 | 001

001	【一】星罗棋布 / 002 【二】枕山环水 / 015 【三】美学意蕴 / 027 【四】别有洞天 / 047
第一章 民居	

075	【五】源远流长 / 076 【六】美轮美奂 / 089 【七】教化殿堂 / 104 【八】江南之冠 / 114
第二章 祠堂	

125	【九】风雨见证 / 126 【十】徽州缩影 / 143
第三章 牌坊	

161 | 【十一】人生舞台 / 162  
第四章 戏台

177 | 【十二】江南胜景 / 178  
第五章 园林

197 | 【十三】积薪传火 / 198  
第六章 书院

209 | 【十四】彩虹卧波 / 210  
第七章 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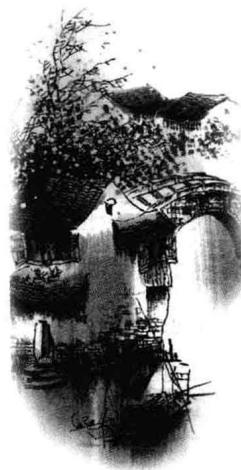
235 | 【十五】摩天齐云 / 236  
第八章 塔

253 | 【十六】玲珑多姿 / 254  
第九章 亭

后记 | 272

第一章

民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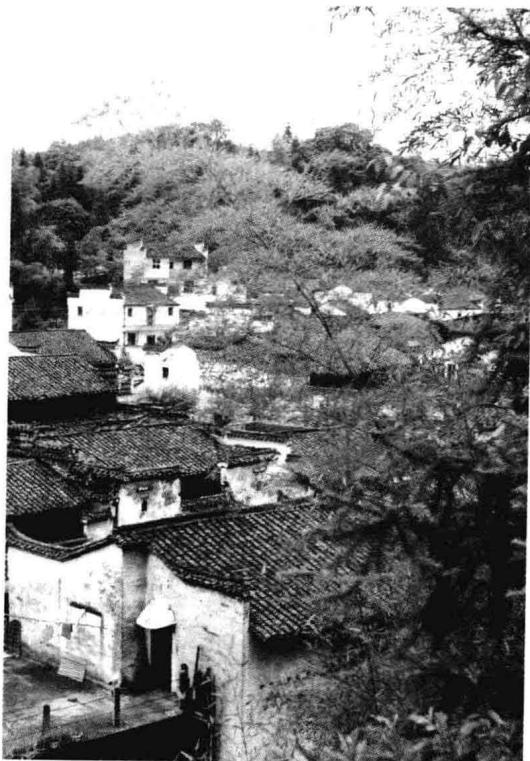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第一章

## 民居

### 【一】星罗棋布

不仅仅是头顶 36 冠博士帽的胡适，也不仅仅是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，在众多的徽州人心目中，徽州的乡居老屋，就是那一湾载不动的乡愁，是魂牵梦绕的故国家园。



徽州民居群落

## 美丽的雄村

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诗句。汤显祖在晚年时，应休宁一个徽商的邀请，为圆梦徽州，来到徽州游玩。到了徽州之后，原先对徽州有点不屑的汤显祖惊呆了，他没有想到，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地方。汤显祖的感受实际上是每一个走进徽州人的感受。在徽州，建筑与自然是那样的和谐生辉。俯瞰青山绿水花丛中，总有黑白相间的老房子或隐或现，就像一幅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长卷，同时，也像是一座露天的古代建筑博物馆。

清康熙五十七年(1718)，侨寓扬州的徽州盐商程庭回歙县岑山渡(今岭山渡)省亲，他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老家，这次省亲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。在他随后所著的《春帆纪程》当中，程庭记下了所看到的新安江两岸的美景：



雄村景致

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，每一村落，聚族而居，不杂他姓。其间社则有屋，亲则有祠……乡村如星列棋布，凡五里、十里，遥望粉墙矗矗，鸳瓦鳞鳞，棹楔峥嵘，鸱吻耸拔，宛如城郭，殊足观也。

程庭看到了歙县岑山渡附近的雄村。这是徽州一座有名的村落。这个村落风景优美异常，清澈的新安江从它的旁边流过。在江边，有一片茂密的桃树林格外引人注目，在桃花盛开的日子，一片姹紫嫣红。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，这里一直人才辈出。其中名宦当首推清代的曹文埴、曹振镛父子尚书。有了这两位朝廷的大官，雄村当然“所在为雄”。有一位名叫曹元宇的雄村游子曾作了一首《题雄村图》，对故园作了颇为自得的描述：

练江蜿蜒村前绕，上接岑山下义城。

竹为饰山疏更密，云因护阁散还生。

雄村只是徽州的一个普通的村落。可以说，徽州的任何一个村落，都是这样的如诗如画、藏龙卧虎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动人的传说。



西递民居